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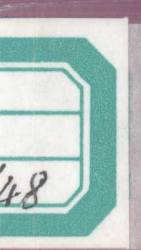
但丁传(二)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

刁绍华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但丁传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 刁绍华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丁传/(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著;刁绍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288-6

I. 但… II. ①梅… ②刁… III. 但丁, A. (1265 ~ 1321) - 传记 IV. 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058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 王丽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璵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 数 322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6.80 元(共二册)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弁言

在《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两年来，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

据专家研究，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万有文库》，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美国的《纽约时报》曾有论评，说他是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诚如专家们所说，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吾辈有幸，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选择终将存在。我们师法先贤，着眼现实，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而非一时。我们希望，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读者在这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时论近说，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子弹”。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长久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

“书本”。在今天做这工作，不免有“老掉牙”之讥，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更有汲深绠短之叹。但是，据我们浅见，造就一代新民，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了解历史故实，掌握前人经验。人类之所以有“书本”一物，其主要功用之一，不正在于此乎?!

按此设想检视，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及其相关资料。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不无裨益。因为终究来说，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也许会想到，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绝笔之作

刁绍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名家辈出，各种思潮流派争奇斗艳。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就是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人物，既是著名的理论家，同时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梅列日科夫斯基出身于乌克兰贵族，生在一个宫廷小官吏的家庭，1884年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他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881年，早期诗作收在《诗抄》(1888)中，流露出悲观主义情调。他在大学时代曾受到孔德、斯宾塞等人影响，但90年代初则否定了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开始倾向于宗教。1889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女诗人季·吉庇乌斯结婚，二人在文学创作和宗教探索方面志同道合，共同生活和 cooperated 了五十余年。190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在彼得堡创建“宗教哲学俱乐部”，企图把东正教与天主教融合起来，把东方的“神人”与西方的“人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基督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与俄国官办教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宗教哲学俱乐部”于1903年4月5日被圣主教公会查禁。但他们夫妇二人毕生坚持进行宗教哲学探索，并且把这种探索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俄国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是在俄国哲学中“宗教复兴”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末，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官办教会的腐化堕落，思想界出现一个以符·索洛维约夫等人为代表的宗

教神秘主义哲学学派,企图进行“宗教复兴”,倡导基督教人道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1892年出版诗集《象征集》,这是俄国象征主义在创作实践中的第一次尝试。同年,他发表著名的理论著作《论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思潮》,提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和艺术印象的扩展”,成了俄国文学中象征主义流派的纲领。后来,他又陆续出版《太阳之歌》(1894)等十余部诗集、论文集《永恒的旅伴》(1896)以及大型评论著作《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果戈理与小鬼》(1906),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巩固了象征主义在俄国文坛的地位。俄国象征主义的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却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危机,是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及其腐朽没落的道德原则的否定,体现了历史大变革的某些预感。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象征派中率先涉足小说,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独树一帜,既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同时也体现了象征主义的基本原则。1896年,他着手写作《基督和反基督》,这是一套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复活了的众神·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1905)三部长篇小说,给作者带来了广泛的声誉。1905—1914年间,梅列日科夫斯基侨居巴黎,但作品照旧在俄国刊行。他先后出版了两套文集:1911—1913年为十七卷本,1914—1915年为二十四卷本。1908—1918年间,他又完成第二套长篇三部曲《野兽王国》,包括阅读剧《保罗一世》(1908)、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913)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作家没有接受十月革命,1920年初逃离苏俄,取道华沙,流寓巴黎,1941年在那里逝世。国外流亡期间,梅列日科夫斯基又发表十多部历史散文,例如《反基督的王国》(1921)、《诸神的诞生》(1925)、《不为人知的耶稣》(1932)、《死亡与复活》(1935)、《但丁传》(上下卷,1939)等;这些作品有的是长篇小说,有的是人物传记,也有研究论著,但都反映了作者不懈的宗教哲理探索。

为历史人物作传,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创作的中心。他不仅写了一系列传记,而且他的长篇小说皆取材于历史,主人公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生平成为小说情节的中心,因此他的小说皆可看作是人物传记小说。但梅列日科夫斯基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进行个人的思想艺术探索。《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阐述了他的象征主义美学观点,《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尤里安·达·芬奇、彼得大帝的形象无一不体现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这部《但丁传》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绝笔之作,193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总结了他一生的创作经验,绝不局限于记述但丁的生平事迹,而是有述有评,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评传”。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虽为“生平”,但夹叙夹议,对但丁一生中各种重大事件进行了论据充分的品评,下卷以“评”为主,以但丁的代表作《神曲》为主线,联系他的其它著作,对诗人的思想艺术特点进行分析评论,但又不断涉及但丁一生中的各种遭遇。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虽然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生活年代久远,一生命运坎坷,留下的生平史料甚少,就连他诞生的月日都无明文记载。1302年,他刚过而立之年,便被放逐,离开故乡佛罗伦萨,颠沛流离,行踪不定。“好像是一个掉进大海里的水手,忽而消失在波涛中,忽而重新露出水面”。“历史记忆的光线刚刚掠过他的面容,又立刻熄灭了,他重新淹没在黑暗之中”。纵然第一个为但丁立传的薄伽丘(1313—1375)比他仅晚五十来年,但这篇传记并不详尽。七个世纪以来,给但丁立传的人可谓不少,但对这位伟大诗人生平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却各有不同的解释,至今仍留下许多悬案。甚至就连成为但丁生活中的引路人并且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的贝雅特里齐,究竟实有其人,抑或只不过是但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至今还是有个争议的问题。因此,给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传所遇到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博采众家之长,而且亲自查阅大量史料,还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追踪”但丁的足迹到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同时从但

丁本人的作品中寻找带有自传性的描写,经过这番艰苦的劳动,不仅理清了但丁生平道路的基本线索,而且运用丰富翔实材料进行具体生动的描写,从而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鲜明的艺术形象。这部传记充分显示了作者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才华,他在人物内心世界和外部动作以及环境和场景等方面的描写中都发挥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从细节上烘托了气氛,突出了人物性格,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甚至就连但丁的音容笑貌和步履姿态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想象有根有据,合情入理,又很有分寸。一般情况下,都以一个“也许”引出一段生动的细节描写或心理分析。

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他的思想和创作体现了中古往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最典型的特点,他的《神曲》是欧洲中世纪文化的艺术总结,同时也闪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曙光。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探寻的“新基督教”,因此他通过这部传记从历史上论证了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从宗教发展史上阐述了但丁思想的必然性。他认为“但丁的创作超越了艺术,甚至超越了生命,这是生命的源泉——宗教”。与此同时,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充分揭示了但丁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准确而具体地揭示了这个过渡性人物的两重性:“我的灵魂里有分裂”,“有两个灵魂活在我的胸中”。诚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站在“宗教复兴”的立场上,并不赞同但丁“政教分离”的主张及其某些人文主义思想(肯定现世生活,认为“人的最高幸福在于知识”等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充分肯定诗人“引导人们走出不幸的状况,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幸福的境界”的创作宗旨。他在本书的序言《但丁与我们》里开宗明义地指出,衡量但丁的标准不是他的“光荣”,而是“行动”,即“拯救人类”的目的,这也就是他写作《但丁传》的主旨。尽管梅列日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科夫斯基开出的“救世”药方完全是空想，但他认为但丁终生反对“饥饿、奴役、战争”，要求“和平、面包、自由”，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美好理想。特别是本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这更显出了它的社会现实意义，全书随处都流露出作者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担忧。

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但丁称作“伟大的象征主义者”，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神曲》中确实处处是象征。他作为一个诗人对诗歌自有其独特的感受和理解，故能准确地概括出但丁创作的某些重要艺术特点：“数目的交响曲”、“四种魔法”（第一种比较具有实感，触得着摸得到，——雕塑；第二种比较侧重于精神，可观可看，——绘画；第三种最侧重于精神，可听可闻，——音乐；第四种，包揽了其余的三种，——建筑）、“爆炸力学”等等。但丁不仅在生平中，而且在创作中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斯芬克斯的难解之谜”。《神曲》采用中世纪梦幻文学的形式，大量使用寓意隐喻手法，因此许多地方“如同紧紧关闭着的大门，上了锁，但钥匙却丢失了”。自从但丁的两个儿子彼埃特罗和贾科波开始，学术界就不断对《神曲》进行诠释，但许多地方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但丁传》中大量使用了他本人对基督教和各种原始宗教（古埃及和古希腊宗教）的研究成果，用《诸神的诞生（克里特岛上的图特安哈门）》、《西方的秘密·大西洲—欧洲》（1930）、《不为人知的耶稣》、《“三”的秘密》（1925）、《俄西里斯的“二”的秘密》等著作中的论点和材料解释或印证但丁思想和作品中的某些“难解之谜”。他的解释尽管未必能被人们普遍接受，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总之，《但丁传》熔传记作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诗人的创作经验以及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于一炉，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总结性的作品，完全摆脱了学院式烦琐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给人以启迪。

梅列日科夫斯基学识渊博，往往旁征博引，大量使用典故。本书中作者对引文皆一一注明出处；但丁本人的作品和《圣经》的引文皆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其它引文出处则统一注于书后，这实际上相当于研究

但丁的详尽参考书目,有时还抄录了引文的原文,现仍然附录于书后,供读者参考。另外,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上的困难,译者做了必要的注释,以脚注的形式加在当页的下面。

但丁的两部主要作品皆有中译本,《神曲》有三种译本:钱稻孙的骚体译文(载1921年《小说月报》)、朱维之的诗体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和王维克的散文体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生》有王独清的译本(上海光明书局)。翻译这两部作品的引文时参照了有关的译本,特向几位前辈表示感谢。《圣经》的引文皆照录中文译本,只有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更动。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神名,皆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现在通行的工具书为依据,个别情况,译者根据现行音译规则酌情处理。

1998年3月于哈尔滨

目 录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绝笔之作

刁绍华

序言:但丁与我们	1
上卷:但丁的生平	15
一 新生开始	17
二 旧情的火焰	27
三 二取代三	32
四 被吞食的心	41
五 爱情的异端邪说	51
六 爱——不爱	60
七 陌生的贝雅特里齐	65
八 贝雅特里齐之死	79
九 毛色斑斓的豹	89
十 不可见的光	100
十一 在凡女和天女之间	109
十二 母狼的牙齿	118
十三 小反基督	130
十四 被放逐者但丁	141
十五 但丁与日耳曼皇帝	163
十六 在永冻的冰里	177
十七 但丁的面貌	190

十八 雪花石窗的光亮	200
十九 天堂	214
下卷:但丁做了些什么	229
一 INCIPIT COMMEDIA	231
二 死人的复活	242
三 魔法师但丁	256
四 四种魔法	263
五 爆炸力学	275
六 有天堂吗?	286
七 地狱的崩溃	295
八 十字和平行线	319
九 反但丁	329
十 未来的教会	337
十一 “三”还是“二”?	353
十二 但丁与“他”	373
十三 但丁与“她”	385
十四 “三”	397
作者注	414

序言：但丁与我们

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为“一”的三体，也就是诸种奇迹的原初。

（《新生》XXXIX）

但丁在《新生》中以这个信念开始自己的生活；在《神曲》中以这个信念结束自己的生活：

在那清澈又崇高的幽光的生命里，
我看到了三个圈环，三个圈环
有三种不同的颜色，一样大小……
只存在于你自身中的永恒之光啊，
你在圣父身上只是领悟了自己，
你在圣子身上只是为自己所领悟，
你在圣灵身上只是把爱转向自身！

（《天堂》XXXIII，115—126）

但丁所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全都包含在“三”这个词里，人类的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不需要的和冷冰冰的，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是最需要的，是火热的和有生命的。

“不，永远不会有三而为一，”歌德嘲笑说（《歌德谈话录，爱

克曼辑录》)——这是亵渎神明,当今整个人类背离了上帝,也跟他一道这样说。梅菲斯特跟老魔女一起为浮士德准备返老还童的长命水时也亵渎神明——嘲笑道:

朋友,学艺不分新旧,
任何时代都不讲真话,
传播迷妄,大谈特谈:
一而为三,三而为一。^{1①}

但丁对于我们来说,是活着还是死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也许并不是他那世代代永不熄灭的光荣,因为像他那样的人真正的本质并不能用光荣来衡量,——光荣只是一种存在的反映,而且常常是不可靠的,——而应该用存在本身来衡量。为了了解但丁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活着,我们评价他不应该根据我们的标准,而应该按照他本人的标准。对于他来说,生活的最高标准——不是静观,不是存在的反映,而是行动,是创造新的存在。他由于这一点而高出于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之上,这三位语言艺术家按其静观的力量来说与他是并驾齐驱的。然而,但丁不仅跟他们一样反映了存在的,而且超越了他们,还创造不存在的;不仅静观,而且还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只有他一个人达到了诗的顶峰(*poicin* 一词就其本义和永恒意义来说,意思是:做,行动)。

“人类的宗旨在于实现全面的静观,先是为了他们自己,尔后则为了行动。(*prius ad speculandum, et secundum ad operandum*)”(《帝制论》I, 15)但丁把人类的这一普遍宗旨当做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最高准则:“整个创作(《神曲》)的目标不是静观,

① 标示作者原注的编号,见书末“作者注”,下同。

而是行动，——在这种(尘世的)生活中带领人们走出不幸的处境，把他们引向幸福的境界。因为，即使《神曲》的某些部分里静观占主导地位，但毕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行动。”(《书信集》X III)

但丁的主要目标——不是向人们说些什么，而是给人们做些什么；改变他们的灵魂和世界的命运。评价但丁也正是应该使用这个标准。歌德说，三而为一是慌言，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但丁就是死了，我们不管如何颂扬他，都无法让他复活。

著名的意大利“但丁学家”(一个可笑而又奇怪的字眼儿)、哲学家和批评家贝内德托·克罗齐^①说出了当代绝大多数人对但丁或明或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评价：“**《神曲》的全部宗教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这也就是说：但丁对于我们来说死亡了；他仅仅在艺术创作中，在静观中是永生的和伟大的，而在行动中则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来谈论像但丁这样的人，就等于说：“你若是把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抽出来，把信仰从诗歌中抽出来，我们才能接受你和颂扬你。”

但丁的全部艺术创作，他的静观，——是富丽堂皇的镶嵌着宝石的黄金剑鞘；而鞘里面则是一把普普通通的纯钢宝剑——行动。精心保护着剑鞘，对它一味颂扬，可是宝剑却受到忽视而被抽了出来。

第一部但丁传记的作者薄伽丘^②说：“在我写他的时刻，我觉得，他正站在天上用鄙夷的目光俯视着我。”²被光荣所包围着的但丁让人们觉得是一种形象，而他实际上则是另一种形象，

^① 克罗齐(Croce, Benedetto, 1866—1952), 20世纪前半期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 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② 薄伽丘(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等, 同时写有《但丁传》(或名《但丁赞》)。

薄伽丘正确地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和谐一致。

七个世纪以来，人们评价但丁——或是谩骂诽谤，或是称赞颂扬；但他对人们的评价也许比人们对他的评价更让他们感到可怕。

意大利人称之为但丁的“命运”(fortuna)的，——这里面却是响彻寰宇的光荣与石沉大海般的被遗忘相互交替。十六世纪，仅有《但丁梦游记》(Visione di Dante)印行了三版，因此《神曲》的名字都被遗忘了。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幸灾乐祸地说：“他的光荣越是加强，阅读他的人就越少。”³十九世纪初，阿尔菲耶里^①抱怨道：“如今在整个意大利真正阅读《神曲》的人也许不超过三十个。”现在的意大利，如果能有三千万人阅读《神曲》，活着的但丁也未必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

但丁登上净界的圣山以后，一个阴魂问他：

……你这个活人呀，
你带着你的肉体走向天国时，
还慈悲地安慰我们，告诉我们，
你来自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

但丁回答道：

对你说我是什么人等于白说，
因为我的名声还没有这么大。

(《净界》XIV, 10—20)

但丁的名字现在响彻寰宇，可是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

^① 阿尔菲耶里(Alfieri, Vittorio, Conte, 1749—1803)，意大利悲剧诗人。